

# 西泠印社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西泠印社创始人叶铭研究 庚寅秋季雅集专辑

总第二十八辑

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裙屐蹁跹，楼台掩映。回首良辰，俯仰陈迹，谁谓星移物换，光景常新哉。试忆曩时，叶君叶舟、丁君鹤庐、吴君潜泉，湖楼一榻，以研讨斯籀、抚刻印玺，为闲居消夏之乐。而王君福庵，时时从金沙港畔来会，优游泮奂，岁月清华。未几而印社成，印人聚，泉石增基藻绘，花草咸有精神。然苟非二三君子，有希古通方之雅，益以经营策画之劳，则江山虽美，未必即为人文之助也。

——《西泠印社志稿孙智敏序》

## ● 主编导语 | CONTENTS

陈振濂

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丁仁、王禔、吴隐、叶铭，我们已组织力量对其中丁、王、吴三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推出了各个专辑。本次向全体社员推出的，是最后一位创始人研究专辑：叶铭专辑。专辑共有八篇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叶铭进行了立体式研究。至此，关于早期创社四君子的倡导性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了，作为百年西泠的后继者，我们这一代能以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创业前辈的缅怀、追思与精神弘扬，这很符合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的定位与形象建构。

2010年庚寅秋季雅集，有“百年西泠·风雅颂”大型系列活动，包括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钱松篆刻书画鉴赏会、八届四次理事会；又有2010中国（杭州）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内含三个特展系列；还有杭工信托·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古雅风韵”——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共计三个系列九个单项。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上，这样超大规模的庚寅秋季雅集系列活动，也是不多见的。它有力地证明了“百年西泠”不断焕发青春活力的良好竞技状态，《西泠印社》对此有着全覆盖式的报导，借以在新百年社史中留存一份无愧于时代辉煌历史记录。

编完本辑《西泠印社》之后，我们将告别庚寅，走进2011年（辛卯）了。每一年的西泠印社工作，有着大量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居功自满，而是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寻找不足之处，努力改进目前工作中的疏失。尤其是今年新成立的“社友会”、“篆刻书画院”，机制如何创新？工作

向分布在国内各省、海外各国家地区的西泠印社社员拜年，  
祝辛卯新春吉祥！

2010年12月20日于孤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始人叶铭研究、庚寅秋季雅集专辑 / 西泠印社编. — 北京 : 荣宝斋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03-1262-8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美术—杭州市—丛刊②篆刻—中国—文集③西泠印社—活动—概况 IV. ①J12-55②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475号

##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启功

副主任 郭仲选 刘江 朱关田  
程士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童衍方 李刚田  
马五一 王铁全  
编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余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孙其峰 杨鲁安  
张建平

主编 陈振濂

副主编 包正彦 赵一文 黄镇中  
江吟

编辑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京 叶莹  
吕金柱 朱妙根 吴莹  
邱云 余成 张钰霖  
林鹏程 顾祥森 郭超英  
桑建华

责任编辑 崔伟

执行编辑 郭超英 叶莹

封面篆刻 张炜羽

出版 荣宝斋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  
万源夹道1号

邮编 100052

编者 西泠印社

地址 杭州市延安路484号  
市府综合楼3号楼5楼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812993

传真 0571-85812974

网址 www.xlys1904.com

电子信箱 xlys\_1904@163.com

设计制作 西泠印社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6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书号 978-7-5003-1262-8

定价 28.00元

## ● 目录

CONTENTS

## 主编导语

## 叶铭研究

新州望族 漱水耆英

——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 方波 5

社之长者——叶为铭 董建 8

评叶铭的《再续印人传》 冯文华 12

从《西泠印社小志》看叶铭在早期西泠印社史上的贡献 林如 16

叶铭的“刻碑”生涯与金石活动考察 郑利权 19

《西泠四家印谱》叶铭摹刻本鉴别小记 朱琪 22

叶为铭佚稿《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 王巨安 26

## 仙姿鹤立寓真情

——读叶铭篆书对联 朱恒吉 33

西泠印社藏叶铭篆刻、印谱选 35

叶铭年表 沈慧兴 38

## 秋季雅集

诗心造印颂风雅 贤学骈闻慕金石

——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暨“百年西冷·风雅颂”大型系列活动隆重举行 47

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获奖作品选 52

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系列采访录（一）

——关于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评审工作 54

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系列采访录（二）

——关于钱松篆刻书画鉴赏研讨活动 60

秘书处工作报告 陈振濂 64

《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69

西泠印社2010年新社员名单 69

## 传承文明 创造生活

——2010中国（杭州）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侧记 70

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印石奖金奖作品选 73

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文房奖金奖作品选 74

整合资源推进文化创新 通力合作打造学术高度	
——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	
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成功举行	75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作品选	80

## 印社信息

### 展中华金石翰墨 传东方艺术美蕴

——“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罗马特展圆满落幕	84
“2010沙孟海年系列活动——沙孟海特展”举行	88
西湖“申遗”西泠印社整治工程圆满完工	88
“中国西泠网”成功组织首次网友雅会	90
西泠五老乐事常新	林乾良 91
“师村妙石创新篆刻回报展”亮相上海	92
风从草原来	
——高延青书画作品展举行	93
卢浪沙“铁笔篆心”个展感动中国美院	94
淡妆浓抹总相宜	
——郭超英书画篆刻展举行	95

来稿选登	96
------	----

## 封二 社藏撷珍

隶书四屏 近代 叶铭

## 封三 社藏撷珍

《叶品三摹印集存——西泠四家印谱》 近代 叶铭

《铁华庵印集》 近代 叶铭

## 封底 佳作欣赏

贺寿图 现代 齐白石



叶铭（1867—1948），近代印学家。又名铭，字盘新，又字品三，号叶舟，室名铁华庵。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徽州（今歙县）。精篆刻，颇似赵之琛，并善镌石拓碑，尤用心于搜集篆刻学史料。光绪三十年（1904）与丁仁、王禔、吴隐创设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后致力于保存社址，颇著劳绩。著有《广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辑有《松石庐印汇》、《列仙印玩》、《铁华庵印集》、《遁庵遗迹》等。

——选摘自《中国篆刻大辞典》

# 新州望族 浙水耆英

——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

□方波

西泠印社创建时立社的宗旨是以浙派为旨归的，所谓“社因地名，人以印集。龙泓首出，宗风远挹”<sup>[1]</sup>，可以说，这种以浙派为指归的宗旨，是站在浙江区域文化立场上的。因此，立社诸子所供奉的印学先贤中虽有非浙江籍的，但在风格追求和对先贤们的评价等方面还是偏向浙派。丁仁于1904年辑成《西泠八家印选》四册，同里友人罗策为之作序，盛誉西泠八家“空前绝后，四十年以来，无有继之者”<sup>[2]</sup>，并云“吾杭印人以子行始，以叔盖终。非程穆倩、邓石如、吴让之辈所可并论也”<sup>[3]</sup>，所论即显示出非常强烈的以浙派为尚的宗派意识。这种宗派意识在印谱的出版、印风的推广等方面也有所表现。在西泠印社早期出版的印谱等资料中，除古玺、汉印、印社同仁自刻印外，在流派印谱的编辑刊行方面，虽有《吴让之印存》等非浙籍印人印谱，但总的来说，仍是以浙派或浙江籍印人的印谱为主，即使是名声和影响并不大的浙西四家和杭州印人也辑有《浙西四家印谱》、《杭郡印辑》等印谱。

不过，这种草创时期的宗派思想并没有被固守，西泠印社很快转向成为包容各种篆刻风格流派和各地域印人的印学团体，以学术立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由杭州、浙江一域之社而变为面向海内外的天下之社。正是有了这种转变，才有了百年西泠印社。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是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代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将延请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作为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延请吴昌硕出任社长正是这种转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尚需进一步拓宽思路。考察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年龄较长的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在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中，叶铭的籍贯、身份有些特殊。丁仁的籍贯为钱塘，吴隐的籍贯是山阴，叶铭和王福庵的籍贯则是仁和，从地理区划来说，四人均是浙江籍。叶铭的籍贯是杭州仁和，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西泠印社历次题名和纪念册的记载、朋友间的称呼以及叶铭自己的体认均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叶铭又有一个

特殊的身份，即他是安徽歙县叶氏迁杭20世裔。

叶铭祖籍故里为歙县新州。歙县原属歙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诏改歙州为徽州，州治迁于歙县溪北新城，故称新州城。叶氏为新州望族，叶铭先祖于明末迁居杭州，子孙繁衍到叶铭时已达20世。一般来说，先祖籍贯迁移已有近三百年之久，后世子孙的祖先故土观念已经淡化，但叶氏先祖所居歙县一带，素有重宗族之风气，外迁人氏亦热衷于建庙、立祠、修谱，以示不忘祖先故里，故叶铭对两百多年前的祖宗居住地也抱有深厚的感情。

叶铭是杭州人，他对印学的观照、对文化的观照自然首先是站在杭州、浙江本土立场的。叶铭对杭州、浙江的籍贯身份颇为在意，在论述印学有关人物和问题时，常以“吾浙”、“吾杭”称之。如他于1904年集浙江诸家旧藏印成《铁华庵印选》，并序曰：“余自癸卯冬旋里省亲，同好以吾浙诸家旧藏印逐次见视，爰为选拓若干方，至伏日始得成谱。兹又将沪行矣，异时续有所见，当为补编此书，以志胜缘。”<sup>[4]</sup>又如在1911年所题西泠印社仰贤亭对联题款中，论丁敬“印学更独辟蹊径，洵为吾浙鼻祖”<sup>[5]</sup>等等，言语中均显示出明显的乡土立场。

另一方面，叶铭对自己的歙县叶氏迁杭后裔的身份也是强烈认同的。他对祖籍歙县和叶氏家族抱有深厚的感情，热心于发掘、继承徽州文化，对徽州文物、古迹颇关注，并致力于收集徽州籍人士的书籍字画、金石印章等。同时，他对杭州叶氏宗族中的公益之事诸如修建祠堂、兴办教育、扶孤救贫等也非常热心。叶氏家族在清初时，曾在钱塘县西丁婆岭下建有歙县新州叶姓支族祠堂，后毁于战乱。1915年秋，叶铭以一己之力在杭州紫城巷兴建歙县新州叶姓支祠，并撰《紫城家庙记》，述迁杭叶氏渊源及建祠始末等。叶铭编著、刊行的著作如《歙县金石志》等即署有“紫城叶氏家庙刊”的字样。

叶铭曾两度返回歙县故里，一次是1926年，一次是1934年，主要目的是扫墓祭祖，编修家谱并寻访金石碑版等。他回杭州后，撰《徽州访碑记》，述徽歙佚碑，

宣传故里文物，并请吴昌硕、黄宾虹等20多位画家，作《歙县访碑图》，辑成画集行世。

叶铭对歙县的乡情，集中体现于耗费了大量精力与财力的14卷的《歙县金石志》的编撰与刊行上。浙派之宗丁敬是杭州人，曾辑有《武林金石记》，叶铭辑《歙县金石志》也有与之仿效的意味在其中，如陈锡钧在序言中所云，“其能继龙泓之后，使歙之金石亦如杭之金石放一异采”<sup>[6]</sup>。对编撰《歙县金石志》的由来，叶铭在自序中作了详细阐述：

……夫方志之书，纵横古今，分门既多，搜检难周，于是通志之外，复有专志。金石之有志，所以补方志之不足，与方志相辅也。证诸以往，若李彤之《圣贤冢墓记》、赵明诚之《金石录》，盖已早肇其端。予家世居皖歙，自明末迁杭以来，历三百年，前修家乘，于丙寅、甲戌两度还乡，访寻碑碣遗址，复读淳熙乙未罗愿所辑《新安志》……深慨于金石一类未辟专门。考歙县为古歙州地，自嬴秦置县至今不改，断碑残碣或有关历史文献或有关地方建置，似不应任其散佚……<sup>[7]</sup>

这样，从家族渊源和现实籍贯的角度来说，叶铭对文化的观照就有了两个立场：一个是杭州、浙江本土的立场，一个是歙县、徽州的立场。顾燮光等人在为《歙县金石志》所作序言中也着重强调了叶铭“新州望族，浙水耆英”<sup>[8]</sup>的双重身份。

从叶铭在著述和书法作品中对自己籍贯的称谓中也可解读出他的这种双重地域文化立场。

在西泠印社的亭台楼观等建筑中，叶铭题额、题联的有数处：1905年的仰贤亭题额和1911年所题仰贤亭“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联的题款是“仁和叶铭”；1946年补书仰贤亭额的署款是“西泠八十老人叶为铭”；1918年所题“印传东汉今犹夕，社结西泠久且长”联和1920年题鉴亭“乐金吉石以为鉴，苍官青士伴斯亭”联的署款是“古杭叶舟”；1922年所书《小龙泓洞记》的题款则是“古杭叶为铭”。

叶铭在书法作品中亦常有署“新州”款者，并有

“新州叶氏为铭”印。他在著述中的署款也多带有籍贯。《金石书目自记》、《金石书目自叙》、《说文书目自叙》、《广印人传》、《周秦古玺印谱》以及为吴隐所辑《赵㧑叔印谱》作序的署款均是“仁和叶铭”。《歙县金石志》书名由叶希明所题，署款“新州叶希明”。叶希明籍贯仁和，是叶铭的叔父，也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叶铭自己在《歙县金石志自序》中的落款是“武林叶为铭叶舟甫序于杭州紫城叶氏家庙之东铁华庵”。《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后记》的署名则为“癸酉重阳后一日，新州叶为铭叶舟甫时年六十有七，记于紫城叶氏家庙之南窗”。

从叶铭在著述、金石、书法作品中对自己籍贯的称呼约略可见，叶铭对自己杭州、歙县籍贯的认同，随着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并不认为叶铭的这些署款中所言明的籍贯是随意为之的，从叶铭的署款来看，他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的署款习惯，在自己籍贯的称呼上，有“仁和”、“古杭”、“新州”等不同。籍贯的署题是随着当时书写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常有“仁和”、“新州”两个不同的地理名称、两种不同的籍贯身份同时出现于一处或一件作品中的情况，明显表现出他对自己“新州望族，浙水耆英”双重身份的认同。

本来，一个人在现实的乡土籍贯的基础上以先祖籍贯自署，在文化史、艺术史中颇为常见，甚至成为文人的一种雅行，本不足为奇。但将叶铭在现实籍贯的基础上对先祖故土歙县的强烈认同的行为，放在徽州文化在江南一带有着广泛影响、徽派与浙派两大篆刻体系的对比、西泠印社初以浙派立社的宗旨等背景下，结合叶铭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他的这种双重地域文化立场就有了特殊的意味。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可以以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为视角，去研究叶铭的篆刻观念、创作取向以及其他文化行为，并进而去探讨西泠印社早期建立时是怎样从以浙派立社的宗旨转变为包容篆刻各流派，是怎样从杭州之社、浙江之社而成为天下之社的。

如果我们取广义的篆刻流派立场，则明清时期的篆

刻流派可分为徽派、浙派两大体系。徽派以徽籍印人为主，其中歙县印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浙派则以浙江籍印人为主，尤以杭州印人为主。从地域观念来说，歙县和杭州是篆刻发展史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地理文化节点。

叶铭是西泠印社早期重要人物中唯一同时据有歙县和杭州两个篆刻地理节点的人物。这种身份，使叶铭在对徽、浙文化的理解，对篆刻风格流派的宽容等方面显示出独特性。丁仁、王福庵都是取法浙派，以浙派为宗的。而叶铭则略有不同，他通金石，擅长刻碑，篆刻风格并不是唯浙派是从的。在叶铭的眼里，徽、浙文化，徽派与浙派印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这一点，陈训慈在为《歙县金石志》所作序中替叶铭作了表述：“盖黄山之水南瀆者为新安江，入浙江诸川以注于钱塘江，故皖南与浙西地势为一，风习相近，歙为新安江导源地，在秦时与宣城及浙西同隶鄣郡。后世区划虽分，而民生教化辄因地势而互通。康乾之间，徽歙人南迁吾浙者数百家，至今严、杭、绍兴沿江诸邑其后裔聚居犹蕃。皖南考证之学，浙西后起，衍其绪者亦众，则是歙属金石遗文之足以征吾浙掌故者固当不鲜。”<sup>[9]</sup>对叶铭辑《歙县金石志》的意义，陈训慈也作了恰当的评价：

“先生此辑庶有以通皖浙政教文化之邮，非第征存一邑文献已。”<sup>[10]</sup>能“通皖浙政教文化之邮”，正是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所致。

与西泠印社的其他三位创建人相比，当代关于叶铭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与叶铭有关的资料多隐而不显，尚待进一步发掘。本文无意于得出什么直接的、现成的结论，而旨在为对叶铭的研究、对西泠印社社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关于叶铭，尚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如叶铭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方面的贡献。毕竟，在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中，进行过金石学研究并刊有金石学著作的唯叶铭一人，《金石书目》、《歙县金石志》在金石学方面的意义是不应被忽略的。

### 【注释】

[1] 《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7页。

[2] 罗榘《西泠八家印选序》，载郁重今编《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3] 同上。

[4] 叶铭《铁华庵印选记》，载《历代印谱序跋汇编》，542页。

[5] 《西泠印社志稿》卷四，87页。

[6] 陈锡钧《歙县金石志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11775页。

[7] 叶铭《歙县金石志自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6册，11776页。

[8] 顾燮光《歙县金石志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6册，11777页。

[9] 陈训慈《歙县金石志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6册，11778页。

[10] 同上。

作者简介 方波：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

【本文责任编辑 叶莹】

# 社之长者——叶为铭

□董建

“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祭祀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是根据宗教或者社会习俗的要求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系列行动或仪式。”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把祭祀作为诸礼俗中的首重，难怪《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与战争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已对祭祀非常重视，并当作顺民之经，因而《管子·牧民》记载：“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祭祀的主要目的是弭灾、求福和报谢。所谓报谢，是感谢神灵的恩赐。不论弭灾还是求福，事过之后，比如农业获得丰收，战争得到胜利，灾害已经停息，人们就要再一次祭祀神灵，献上祭品，表示报答恩惠。

民国二十二年（1933），西泠印社举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其中就有祭故印人及社友事项，并刻有神位。近年，西泠印社在春季雅集活动中也进行了祭拜印坛前辈仪式，便是一种不数典忘祖，敬祖和报谢行为，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积极方面的延续和发扬。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金石、篆刻、书画皆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西泠印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印学研究中心”美誉。其本身业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西泠印社祭拜印坛前辈的活动，对当今的文化艺术界传承传统文化，也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

由祭拜印坛前辈这个话题，让我们想起叶为铭先生。叶为铭是创建印社四君子之一，印社中的一些事物和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为铭先生在印社的早期活动中，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历史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叶为铭（1866—1948）又名叶铭，字盘新，又字品三，号叶舟。祖籍歙县新州，寄籍杭州。叶为铭博学多

识，善书法篆刻、花卉，有“郑虔三绝”之誉。又精金石考据，镌碑传拓。叶为铭刻印宗法秦汉，久居杭州，受浙派影响较深，但同时也吸收徽宗之长。著有《广印人传》、《西泠印社小志》、《列仙印玩》、《金石家传略》、《叶氏印谱存目》、《歙县金石志》、《叶氏手撫周秦玺印谱》、《铁花庵印集》、《松石庐印汇》、《逸园印辑》等。

叶为铭刻有一方“新州旧族”白文印（附图），四面长跋记：

新州，一村落也。在歙县北乡，距城仅三里。吾族四世祖仲宜公卜居于此。五世祖原□公通籍后别为一望，至今□聊蕃衍，虽散处四方，仍以新州冠氏族焉。考志载宣和三年改筑溪北为新州城。四年，复迁旧城。据此，则其地为徽州新城之故址，简称新城耳。本年夏，重修家乘成，贲返故乡□谒祠墓。祠前有坊，坊毁于洪杨劫火，尚存残石，文曰“绣衣坊”。巡抚□□、监察御史邱天祐、同知李烨、通判姜凤、推官梁继、歙县知县李谋、县丞王瑜、主簿黄珣为巡抚贵州监察御史叶纂立。弘治辛酉岁春三月吉旦，今昇祠中，□掌祀事之，则柔叔祖掌初事之，□□兄保管之。□伯从□命刻是印，乘兴述其□略如此。丙寅中秋后三日二十世为铭记，时年正六十，仿汉人切玉法刻之。第三面第四行“今昇藏”误刻“岁”字，次日又记。<sup>[1]</sup>

由边款知道此印是叶为铭为其叶氏族人所刻，而他“乘兴”记述了叶氏始祖卜居新州的大致经过。据《新安名族志》载：“叶出姬姓，周武王母弟曰聃季，食采于沈，遂以沈氏。春秋时曰尹戌，为司马，其子沈诸梁字子高仕楚，为叶县尹，号叶公，善画龙，卒葬叶县南三十里。唐汉南节度从事胡曾诗：‘叶公丘墓已尘埃。云蠹崇墟亦半摧。借问往年龙见日，几多风雨送将来。’厥后子孙因改沈为叶，望于南阳。”<sup>[2]</sup>叶姓肇于诸梁公，而徽州叶姓始于蓝田孟公。孟公在唐代始迁歙县蓝田。

“宋末兵乱复有自蓝田、溪头迁板树者，迄•成公又自板树迁大里，历社应公、进寿公，凡三世。至四世孙曰



叶铭篆书横幅

义一，迁新州；曰善二，迁城之北门外。五世孙曰蓁，中永乐丁西南京乡试，刊《春秋经》为文魁。宣德丁未登马愉榜进士，癸丑任行人司行人……”<sup>[3]</sup>五世孙曰蓁者，就是叶为铭边款中提到的明弘治间巡抚、监察御史等人在叶氏祠堂前，为之立绣衣坊的巡抚贵州监察御史叶蓁。叶蓁因都宪王公荐贤，升浙江道监察御史。正统六年（1441）奉敕巡按贵州，属郡三年干旱，叶蓁在烈日下虔诚祈祷，大雨果然从天而降。叶蓁喜而拜谢，但因在雨中呆得时间过长，染疾卒于贵州。百姓感激之余，为叶蓁立祠。明代，家乡为之立“绣衣坊”。“绣衣”，御史之别称。随着叶氏家族在徽州的不断扩大和其他原因，其居地也开始分布到徽州各地乃至外省。据《新安名族志》载，明代歙县叶氏居地，除了蓝田、新州北门，还有叶村、官塘。清顺治间，“新州叶氏迁居杭州，乃为立族之始。康熙初年（1662），创办上虞潭村‘复盛盐厂’，以振兴家业。终有清之世二百六十年

间，叶氏杭州宗支，子孙繁衍，人才辈出”<sup>[4]</sup>。叶为铭为此派之二十世裔孙。

民国《歙县志》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派别复为支祠，堂皇华丽，与居室相间。岁时举祭礼……”<sup>[5]</sup>叶氏一族虽然迁居杭州甚久，但徽州宗族为“慎终追远”、“尊祖敬宗”而热衷于修谱牒、建祠堂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牢记于他们心中。叶氏于清初在杭州建有“歙县新州叶姓支祠”，然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叶为铭“耿耿于怀，无以适，乃以三十年笔墨耕耘积蓄三千余金，于民国四年（1915）乙卯秋，购定杭州‘紫城巷’地亩六分有奇，以一己之私，独力兴建‘歙县新州叶姓支祠’，筑南向楼屋三间，供族姓先人木主，三党姻娅无后者则别设一龛附祀。又建西向小楼三楹，为守祠子孙居住，并自撰《紫城庙记》，命儿子良材、良本，集魏碑双钩上石……”建祠旨在“姓无祠则无祭，无祭则族姓无相

聚，甚或期功之亲，偶有离析，即终不相通问。族谊离，而睦亲任恤之谊，更无以存，宗族文献无考，如此而期门祚之昌盛且久远者悖矣”<sup>[6]</sup>。

叶为铭书画作品常署籍里，以示不忘徽州故里。如他赠钱化佛的“佛寿无量”篆书横幅，款落“新州叶为铭，时年六十又九”。(附图)他也常署“古杭”，如题“鉴亭”楹联和题“小龙泓洞”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西泠印社举行三十周年纪念，叶为铭编《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他在《西泠印社三十周年刊后记》一文末尾郑重署上“癸酉重阳后一日，新州叶为铭叶舟甫时年六十有七，记于紫城叶氏家庙之南窗”<sup>[7]</sup>，不仅表明祖籍，也体现了杭州叶氏支脉，用心良苦。这些，均显示了叶为铭浓厚的故里情结和强烈的家族宗庙意识。民国十五年(1926)，叶为铭回乡扫墓，并搜访故里摩崖碑刻，撰《徽州访碑录》，后请吴昌硕、黄宾虹、黄山寿、陆廉夫等25位书画家作《歙县访碑图》结集印行。叶为铭平时一旦发现徽州文献、金石书画，辄不惜重金收购。“徽州人几无例外地生活在宗族社会的网络之中”，这是唐力行先生在《徽州宗族社会》<sup>[8]</sup>一书中的一句话。徽州人走得再远，家乡都将是他们魂绕梦牵的心结。西泠印社中另一位祖籍徽州、定居杭州的黄宾虹不也是如此吗？

清初周亮工撰《印人传》，开为印人作传之先河，乾隆间歙县汪启淑又撰《续印人传》。到了叶为铭，他不仅重刻《印人传》，还撰《再续印人传》，又汇集以上三书编撰成《广印人传》16卷、补遗1卷。这种为印人作传，介绍籍里、生平、源流，其性质和家族谱系有相近之处，说它是印界谱系似也未尝不可。继周亮工之后，两位续《印人传》的都是徽州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民国二年(1913)，《西泠印社同人录》成，张景星序文云“今年夏，社友叶叶舟复谋梓行同人录”，所记为姓氏、里居、年龄等，附以小传，起于道光，讫于光绪。除了为印人作传，叶为铭还撰写了《西泠印社小志》，目的同样也是出于存史。修志亦是古代徽州文化的一个特色，叶为铭撰《西泠印社小志》是其余绪。

尊祖敬宗，是西泠印社的一贯传统。创社伊始，印社中人便考虑建立一个瞻仰和缅怀前贤的场所，于是印社诸君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明代故迹“仰贤亭”。“乙巳仲春，印社诸君筑亭于孤山之巅，叶君品三博考志乘，追踪往哲，题额曰‘仰贤’……吴君石潜摹刻丁龙泓先生像嵌诸壁间，以申景仰。”又“越十载，印社诸君访求印人遗像，得二十有八，述其事迹系以传赞，按年次而编纂，求形容于仿佛，一堂济济，如对古人，洵孤屿之美谈、艺林之盛举也”。(丁立中《仰贤亭记》)

创社四君子中，叶为铭年岁最长，吴隐次之，但吴隐并非最早发起人，而叶为铭分别长另两位创始人丁仁12岁、王禔14岁，在讲究长幼有序的时代，叶为铭无疑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甚至由他出任社长也未尝不可。但叶为铭和其他三人皆有谦谦君子风，一直到民国二年(1913)建社十周年时，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民国三年(1914)，弘一法师入社，两年后，弘一法师欲试断食疗法，为选择合适的地方与叶为铭商议。民国七年(1918)，弘一法师出家，将一批书画印作品留赠西泠印社，也是与叶为铭联系的。民国十二年(1923)，西泠印社建阿弥陀佛经石幢，请弘一法师写经，弘一法师为此事两次致函叶为铭。弘一法师函中称叶为铭为“社长”，社长之谓当然不是实指，而是敬称。以上事例是否说明，除了弘一法师与叶为铭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也透露出叶为铭在印社中的地位和影响？叶为铭不仅是四君子中年龄最长者，印社中除了吴昌硕，他也是一位长者，而叶为铭在印社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不是靠其年龄所决定的，“故诸多建议，皆出之他口”<sup>[9]</sup>。他还是“四位创始人中唯一一生守护西泠印社，为建设、扩充西泠印社不遗余力长达四十年之人，是这四位创社人中为印社服务最长者，而没有像其他三人那样此后相继赴沪赴京另谋发展。其悉心之功，无人能出其右。”<sup>[10]</sup>2006年12月6日，西泠印社社长(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对印社早期社员认定事宜进行讨论，“会议指出：对于早期社员的认定

要严格以史实为依据……”“会议强调：早期社员的认定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对西泠印社百年社史的客观认识。”在2007年4月5日召开的《西泠印社志》编纂及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认证专题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一致通过了首批西泠印社社员追认名单。在这个六人备选名单中，列有叶为铭之子叶良本的姓名。“叶良本为叶铭之子，是西泠印社从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社务的实际主人，对西泠印社早中期的发展贡献巨大。”<sup>[11]</sup>12月11日，西泠印社七届五次理事会上，叶良本与其他五位先生被确认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笔者以为这种对早期社员认证的行为，除了学术层面、西泠印社百年社史的客观认识以及解决遗珠之憾外，还关系到“睦族”的大问题。某个角度来说，西泠印社也是一个大家族，印社的创始人就是始祖，历任社长类似于族长。叶为铭隶书题孤山后山石坊石柱联云：“印传东汉今犹昔，社结西泠久且长。”敬祖是追本溯源、尊重传统，睦族就是团结社友乃至社外的印人。

2006年，西泠印社召开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这既是对过去一百年中为西泠印社做出过各种贡献的几代老前辈的一个历史交代，也是为社史研究与今后的《西泠印社志》的编写提供一个新的基础”<sup>[12]</sup>。当年叶为铭撰写的《西泠印社小志》成了后来《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大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西泠印社丁亥春季雅集，会集了一百多位社员在超山吴昌硕墓前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己丑春季雅集，又在永福寺供奉印社六任社长和创社四君子画像，举行祭祀仪式。2009年，则是倡导“重振金石学”之年，是切实在落实印社的宗旨。百年印社，薪火相传，事业蒸蒸日上，当可告慰创社四君子及已故诸位社长的在天之灵了。

### 【注释】

[1] 释文由《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所刊该印释读。因条件所限，诸多文字难以辨识，并可能因此造成误释，请识者指教。西泠印社出版社，1986年版。

[2][3] 黄山书社，2004年版。

[4][5] 程齐燮《叶为铭二三事》，见：《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汇录》，340页。

[6] 许承尧编《歙县志》卷一“舆地志 风土”。

[7] 《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14页。

[8] 《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页。

[9] 刘江《为建印社竭尽全力——印社创始人之一叶铭》，见《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29页。

[10] 王巨安《叶为铭佚稿，《浙江石刻石师录》》，见：《书法》，2008年第9期，42页。

[11] 《西泠印社》总第13辑。

[12] 陈振濂《主编导语》，《西泠印社》总第13辑。

作者简介 董 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 郭超英】

# 评叶铭的《再续印人传》

□冯文华

**【内容提要】**叶铭的《再续印人传》对于印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1. 评价了历代印人的印风；2. 梳理了文彭、何震印章流派的发展脉络；3. 厘定了清末印人与浙派的关系；4. 完善了历代的印人史料。但本书亦存在内容简略、考证欠严谨和印章艺术评介少等不足。

**【关键词】**叶铭 《再续印人传》

叶铭（1866—1948），谱名为铭，字盘新，又字品三，号叶舟，别署铁华庵，原籍歙县新州，世居杭州，遂占浙江仁和籍。长期以来，叶铭作为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之一，人们对他的印象多限于他对“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sup>[1]</sup>上，事实上，叶铭对印学文献的检证与编撰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所编著的《再续印人传》和《广印人传》。《广印人传》已为世人熟知，但对《再续印人传》前人则言之甚少，事实上《再续印人传》作为《广印人传》的前身，它应是叶铭涉足印人传记的首次尝试。

继周亮工的《印人传》和汪启淑的《续印人传》两书之后，叶铭“收辑史传，旁采志乘以及私家记载，朝夕抄纂，孜孜矻矻十余之力，上起元朝，下至近代，得六百余人为三卷，补遗一卷，得一百余人”<sup>[2]</sup>，成《再续印人传》，于1910年夏付梓。书前有王寿祺的题署“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卷首有吴隐所作的叙。《再续印人传》完成后，叶铭又将上述第一二种印人传加以摘录并与《再续印人传》合编，成《广印人传》16卷，补遗1卷，共收1886人（其中第16卷为日本印人63人）。纵观《再续印人传》全书，笔者认为叶铭对于印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评价了历代印人的印风

印人印风的变化及风格上的传承与发展的讨论始于周亮工的《印人传》，但周氏一书中对于印人印风只做了概要性的评价与总结，如：

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至苏泗水而猛利尽矣。以

和平参者汪尹子，至顾元方、丘令和而和平尽矣。<sup>[3]</sup>

而叶铭的《再续印人传》与之相比，对其所记载的印人印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品评。从其记载中可以得知，历代印人取法宗秦汉的居多。如张嗣“刻印能得汉法”，李崇基“铁书刀法苍劲，能入汉人之室”，蒋节“摹印得汉人神髓”，沈琴伯“篆刻出入秦汉，古雅浑厚”，金农“印章摆脱文何，浸淫秦汉”，卜杨昌“治印直窥秦汉浑雄雅健，一洗姿媚之习，熙不永年流传极少”。

“印宗秦汉”被后人奉为圭臬的根本原因在于秦汉时期印章艺术空前鼎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对于后世学者来说，都是取之不竭的宝库。在师法秦汉之外，能另辟蹊径的也不乏其人，如徐寅“所刻印虽多斧凿痕，未造自然，然循循乎规矩，不失家学所传”，陶浚“脱胎于吴让之、赵㧑叔诸家，而一以工整出之，故所作悉有矩度，一洗印人习俗，旁款亦工整匀整，能品也”等等。此外，《再续印人传》对于印风的品评，除以上所提及的“古朴”、“浑雄”、“雄健”之外，还出现了诸如“古雅”、“生动”等品评话语，如张瑜“篆刻古雅可喜”，朱简和朱修龄皆“仿汉铜器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这些语汇的出现，透露出明末清初之后，印人已经从不同角度阐释汉印的精髓，印章开始向雅正方向发展的信息。

## 二、梳理了文彭、何震印章流派的发展脉络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长子。文徵明和他的儿子文彭、文嘉都擅长书画篆刻，文彭的篆刻更有突出成就。<sup>[4]</sup>故世人对于印章的讨论多集中于文彭身上，后人还将苏州一带学习文彭的称之为“吴门派”。

叶铭对文氏家族治印的评价却不落窠臼，其中对于文徵明印风的论述更是独抒己见，鞭辟入里。他认为文徵明：“印章虽不能法秦汉，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陈隋之意，至苍茫古朴略有不逮，今之专事油滑牵强成字者诸恶毕备，皆曰文氏遗法致，为识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岂如是乎？”

对于文嘉，叶铭在《再续印人传》中亦甚为推崇，称其为“明代之冠”，在世人皆视文彭为“篆刻之鼻祖”、“明篆刻之中兴”人物的时代背景下，叶铭独树一帜的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

《再续印人传》中虽未将文彭收录其中，但在讨论其他印人时，则不断将他们与文彭的印风相比较：

冯大奎，字西文，号泾西，为人通达明于豪迈，自喜铁笔，学文三桥，书法神似吴兴。<sup>[5]</sup>

钱泳，号梅溪，金匱人，吴越王裔孙也，工书，隶法尤为纸贵，一时作印有三桥亦步风格。<sup>[6]</sup>

张熙，字子和，好紫禾，山阴人。素爱填词，兼善隶，镌章乃其余事，颇得三桥宗派。<sup>[7]</sup>

王旭，字赤诚，书法类香光，镌印似三桥，画不多作，露蝉烟柳深得晚风残月之致。<sup>[8]</sup>

侯文熙，字曰若，一作越石，无锡人。精篆刻，宗文三桥，而苍劲过之。<sup>[9]</sup>

阮常生，字彬甫，号小云，仪征人，芸台先生之伯子也，以荫生官至清河道，隶书浑厚，铁笔古雅在三桥、修能伯仲之间。<sup>[10]</sup>

《再续印人传》还勾勒出了文彭一脉在清代的发展状况，为我们了解吴门一派印章发展提供了凿实的材料。

何震（约1541—1607），字主臣，号雪渔，又字长卿，今江西婺源人。何震年辈较文彭晚，与文彭的关系在师友之间。清初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载“国博（文彭）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sup>[11]</sup>，可见何震受文彭影响之深。婺源长期隶属徽州，至今仍沿持徽州文化，故何震传派称“皖派”或“徽派”、“黄山派”、“雪渔派”、“新安印派”等。

由于叶铭自身篆刻除师法秦汉以外，对近代皖派诸家皆悉心研究，故对于该派风格和传承亦十分熟悉。如在对陈文叔印风师法问题上的讨论，即入木三分：

陈宝，字文叔，仁和人，朱高治复吕文倩书云：弟向有谱序三五通奉之同好，其中源流切要处已少少尽之，大约此道登堂雅推文三桥，而何雪渔则敦实变化搜秦汉之理而舞之，至陈文叔则精工尽

美更秀稳，无疵其原出自何，而的系相沿不得不以瓣香归之。<sup>[12]</sup>

除此之外，《再续印人传》中提到“何震”一派的印人还包括：施万、徐年、曹大经、万承纪、衡山道士等人。此外，对于周亮工《印人传》附录中未展开记录的很多重要印人，如朱简、何通、归昌世等均进行了补充和说明，进一步完善了印学史的研究。

### 三、厘定了清末印人与浙派的关系

浙派亦称西泠印派或浙宗，清代乾隆年间由丁敬在钱塘（今杭州）开创。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砚叟、龙泓山人，浙江钱塘人，布衣。其后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继之而起。其名目“大约在清代乾隆后期，丁敬已故，而黄易、奚冈等人正享盛名时提出来的，以别于何震以来久主坛坫的新安旧体”<sup>[13]</sup>。

《再续印人传》中对于清末部分印人与浙派的关系进行了厘定，其中，直接以浙派为宗的有钟权、陈祖望、陈埙、何昆玉、邵士贤、濮又栩等人，师法陈鸿寿的主要有温汝扬、汪鸿、赵熙、赵懿等，以赵之谦为宗的“新浙派”<sup>[14]</sup>主要有朱士林、朱志复、张鼎臣、程方壻等。对于浙派中印人之间的师承、印风及印事的记载，是叶铭继周亮工的《印人传》和汪启淑《续印人传》之后，对印人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除此之外，《再续印人传》中对于一些在当时地位不显的印人也进行了记载，如卷二载扬州人周经与北湖杨秋江“以寸石刻陋室铭鬼斧工诚绝技也”、卷二载印人袁馨与蔡荣庄以刻竹著称浙中、印人韩潮“工篆刻兼精刻竹，蝇头细字毫发毕现，几近鬼斧工绝艺也”等等这类资料，拓展了印学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我们对历代印学创作的风格和形式的认识。

### 四、完善了历代印人的史料

《再续印人传》是叶铭数十年不辞辛劳搜集和整理

印人史料的成果汇编，也是对周、汪两书所辑资料的进一步完善，故吴隐称该书为“六百年来，浸以大备，网罗之富，编集之劳，蔑以加矣”，其丰富的史料主要体现在它对一些鲜为人知的印人事迹、性格、形象、人品的记载上。

记述印人事迹的例子在《再续印人传》中随处可见：

江尚，字子九，又号蕉天，仪征人，显弟贡生。官徽州知府，由选拔为凤阳知府。藕花华湛可爱，工诗善篆，自楚中谪官皖水，平反大案廉使至去位，署亳州，地方陡，遭水灾报宪，不候批示，开库出钱买面，觅小舟不畏风雨，赴乡散给面饼，活民无数，有《蕉畦诗钞》。<sup>[15]</sup>

对于印人性格和形象的生动描述在书中也不乏其数：

吴重光，字秋伊，钱塘布衣。博学，工诗善篆刻，早岁犹及与乡先辈陈曼生诸公游，故学有根底，曾以极薄劣石两面摹汉印二千余方，无不惟妙惟肖。久居京师数载，无所遇。光绪纪元年七十余，忽忽不乐，一日屑所摩印，徒步出都门去曰十余年，有人遇诸，峨嵋须眉皆作柑、绀碧色。后不知所终，或疑其仙去云。<sup>[16]</sup>

《再续印人传》中，作者对于一些人品高尚的印人，亦十分推崇，如：

俞寰，字允宁，青村人，朴厚沉静，喜读书，工辞赋，医药卜筮，研琴刻篆，无所不通，然不求人知，甘贫求分，终岁不一入城府，故人亦少知之者。世降俗末，士大夫没溺声利，以失其真者，何限鸿冥陆沈，如斯人亦可尚已。<sup>[17]</sup>

这些丰富的史料不仅提升了印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印人画面，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代印人及其生活环境的宝贵资料。

## 五、《再续印人传》的不足

《再续印人传》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在研究中注意。

1. 传记内容简略。《再续印人传》所记印人多达

六百多人，时间上起元代，下至清末，跨越七百多年历史，因此，该书在所记印人人数和时间跨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周、汪两书，但是在对印人的记录上却比前两书更为简略。主要表现在：第一，书中对所记印人的生卒年均不作记载，在传记中对于印人活动的时间也没有作出相应的交代，而在体例的编排上又是按照印人姓氏予以归类而非以印人生年为序进行排列，这使得后人在阅读该书时，在对所记印人的朝代归属上难以把握。第二，书中对印人的字号、里籍、师承、著述和艺术风格等的介绍基本上都比较简要，即使对文嘉、郑板桥、丁敬、奚冈、黄易、巴慰祖、邓石如、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黄士陵等历代重要印人的论述亦用笔寥寥，言之不详，每传文字多则上百字，少则仅十来字，未能对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全面的评述。第三，书中对所记印人的相关史料注释不详。对书中的印人及其生平介绍，未见有翔实的资料引注。同时，本书后所附138人，除姓氏外更无其他记录。这就使得后人在进行印人研究和考证方面困难重重。

2. 书中有讹误或欠严谨的地方较多。对于《再续印人传》，马国权先生曾这样评述：“（叶铭）两书过分追求印人数量，而简撮前人之作为小传，每失之讹略草率，且成书于宣统间，所述仅至清末而止。”<sup>[18]</sup>马先生所指出的《再续印人传》中“讹略草率”，除了前文所指出的对所记印人内容上的简略以外，还包括书中对所记印人籍贯的考证有误、对印人成就等信息的记叙不完整、对历代重要印人的漏载以及对于艺术家身份的判定不够准确等方面。如明代印人徐霖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后来生活于南京，因此籍贯实为长洲，而叶铭在《再续印人传》中记为“金陵人”；又如明代印人甘旸，则不仅精于篆刻实践，而且兼善印学理论，曾有《集古印谱》五卷传世，但是《再续印人传》只字未提；对于程邃、郑簠等治印大家没有专列出来，仅在记叙其他印人时有所涉及；而对于像王时敏这样的书画家，书中则将其列入印人的范畴，并进行了专门的叙述，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3. 传记内容未能突出其印人特征，对于印人的印章艺术评介甚少。虽然《再续印人传》所记载的印人众多，但是对于印人的印章艺术本身并没有展开较多的叙述，如对于印人的创作技巧仅用“能”、“精”、“善”、“擅长”等词做笼统的评鉴，对于印风品评的用词也颇为雷同，如评朱简用“朱简……仿漠（此处‘漠’疑为‘汉’）铜，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而评朱修龄用“朱修龄……仿汉铜，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这就造成后人难以准确识别印人各自的印风特征。而事实上，朱简的印风更具有涩滞苍莽的特征，其风格对后来的浙派印风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对朱修龄其人，历史上记载不详，其印风虽不能深入考证，但《再续印人传》中却对他和朱简的印风做如此相似的评述，似乎不够严谨和准确。再者，《再续印人传》中对于诸多印人的评价仅以秦汉和文彭、何震印风为参照和比较，如评钱泳、文鼎、陈戴高、侯文熙等多为“有三桥遗意”或“有三桥风格”，评张定、阮汝昌、沈伯琴、卜杨昌等则言“得汉人神髓”或“出入秦汉”之类，这就难以彰显出历代印人多样的风格面貌。此外，书中无印章或印谱一类的图像资料，在侧重于“印人”本身的客观记载上，又往往更着力于对印人篆刻以外其他方面特点的阐述，故《再续印人传》中“印人”二字的特点不够凸显，难免落于普通“艺人传”之嫌。

总而言之，叶铭的《再续印人传》作为中国印学史上第三部印人传，尽管上述的一些不足对于后人要深入研究印学发展乃至叶铭本身印学思想而言，难免有些遗憾，但是，叶铭在整理、创作印谱以及印人立传的修缮和补充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足以使其彪炳于印学史册。

### 【注释】

[1] 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15页。

[2] 周栎园、汪启淑、叶铭编著《明清印人传》，《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卷首，香港博雅斋，1977年版。

[3] 周亮工《印人传》，卷二《书沈石民印章

前》，康熙十二年(1673)周氏刻本。

[4]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101页。

[5] 周栎园、汪启淑、叶铭编著《明清印人传》，《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卷一，香港博雅斋，1977年版。

[6] 周栎园、汪启淑、叶铭编著《明清印人传》，《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卷二，香港博雅斋，1977年版。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周栎园、汪启淑、叶铭编著《明清印人传》，《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卷三，香港博雅斋，1977年版。

[11] (清)周亮工、汪启淑撰《赖古堂印人传 飞鸿堂印人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5页。

[12] 同[5]。

[13]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143页。

[14] 新浙派：晚清赵之谦，精于书画，尤擅篆刻，在近代篆刻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自云：“生平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则天五人五，勇然。”赵氏曾出入浙、皖两派，并取古代镜铭、钱币、碑版文字入印，又首创阳文入款，自成风格，后人称之为“新浙派”。

[15] 同[5]。

[16] 同[5]。

[17] 同[5]。

[18] 马国权著《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冯文华：女，1981年生，湖南人，现为浙江大学艺术研究所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 郭超英】

# 从《西泠印社小志》看叶铭在早期西泠印社史上的贡献

□林如

在丁、王、吴、叶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中，叶铭虽然年龄居首，然而无论在专业地位上，还是对外交往的个人影响力方面，似乎都远不如其他三位。与丁仁书香世家的文化基础和影响力、王禔的篆刻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吴隐的外交活动和社会影响力相比，叶铭既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只因其有一手精湛的刻碑手艺而得以与“诸君子”交往，从而有可能使其在创办和建设西泠印社的过程中担当了中坚的力量。尽管叶铭的背景和地位在四君子当中是最不显赫的一位，然而他对西泠印社在早期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叶铭对西泠印社的不懈坚守，也就没有如今“百年西泠”的金字招牌。

并不是说叶铭在专业地位和影响力上不如其他几位，就说明他在专业和学术研究方面无所作为。事实上，在西泠印社初创和早期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叶铭一直据守西泠，除了对西泠印社的景观建置和社内事务不遗余力，同时，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叶铭对文献考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而最令人称道的，是编辑刊行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并在此基础上增补扩展，共集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以及对近代印学史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叶铭曾修纂过最早的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又编撰《西泠印社建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为西泠印社史研究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泠印社小志》，是1963年秦康祥编辑出版的蜡刻油印本，由高式熊题书签，沙孟海题扉页。油印《西泠印社小志》的正本，是藏于吴隐第三子吴振平处的活字排印本，今已不传。《西泠印社小志》前有桂林况周颐序文，从秦康祥跋文所知，此序文原本用于丁仁、叶铭、王禔同编之《西泠印社志（草

稿）》，后因《西泠印社志》手稿遗失，秦氏在油印《西泠印社小志》时，将况氏序文从《蕙风簃文稿》中移至《西泠印社小志》之首。

《西泠印社小志》记载了五篇“西泠印社记”、社中石刻和楹联等内容，这是1957年秦氏所编纂出版的《西泠印社志稿》中有收录的。除此之外，还有《西泠印社志稿》所不载的西泠印社同人联名向清朝杭州府、民国杭县政府要求办社报批的数次呈文和批复、西泠印社1904—1914年的财务收支报告、社藏物品的详细清单及捐赠者姓名等。基于《西泠印社小志》中这些原始资料的重要性，秦氏在出版《西泠印社志稿》后，又对《西泠印社小志》进行了编纂、刊印、发行。

《西泠印社小志》并没有明确的成书时间，沈慧兴在《关于〈西泠印社小志〉若干问题的讨论》<sup>[1]</sup>一文中，根据《西泠印社小志》所载财务收支报告的年份推论，应在1915年初左右。如推断基本合理的话，那么，从《西泠印社小志》的成书时间来看，它应该是真实反映西泠印社早期历史的最早的文献记录。而从《西泠印社小志》所载的内容来看，它也是记录西泠印社早期历史最全面的一部文献。通过小志，后人们得以了解：诸如最早的社址所覆盖的范围；诸如早期许多不为我们熟知的与西泠印社密切相关的人员，应该是早期社员，还是赞助者，至今仍然是颇有争议的研究课题；<sup>[2]</sup>诸如《西泠印社启》、《西泠印社社约》、《西泠印社藏书处征集启》，从而反映了西泠印社的宗旨、性质、早期的活动方式等等。因此，从《西泠印社小志》这本著述本身的意义来讲，它为早期西泠印社的建立和发展状况留下了可供寻迹和研究的宝贵史料，而它的编纂者叶铭，自然是功不可没。

从《西泠印社小志》所记载的一些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价值所在，也可以看到叶铭在早期西泠印社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他对于早期西泠印社的贡献。

首先，《西泠印社小志》中全文记载的西泠印社成立申请及当地政府的批文、告示共十三件，充分反映了印社创始人在法律上确立合法社会地位的超前意识。西